

夜惊梦

◇程玮

又一次梦见考试。
放在我面前的考卷不是一张一张的，而是厚厚一本，像杂志那样。我翻来翻去地看那些考题，看得一头雾水，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作弊的念头。我的同桌貌似是现在的某个闺蜜，一边飞快地答题，一边用手严严实实地遮挡着。我顿时有种被出卖的感觉，悲愤地想，我一直觉得你跟我闺蜜，现在终于证实了！算了吧你，我以后碰到你就把你当空气！

这时候，老师也过来凑热闹，看看我的考卷，然后高声说，请同学们抓紧时间，时间已经不多多了。

潜意识告诉我，这是在做梦。现实中最近的一次考试已经是十多年前——德国驾照的理论考试。我清清楚楚地考了个满分，把同考的德国人都镇了一下。现在的我跟考试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可我硬是醒不过来。

这时候，生活中的一个铁杆闺蜜很奋勇地把嘴凑到我耳边，飞快地告诉我答案。我每个字都听清楚了，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一急，就真的醒了。窗外月光如水，夏虫轻吟。想到一切大小考试都已经离我那么遥远，我也再不需要通过考试来证明自己了，我在黑暗中幸福地微笑起来。

其实，我是在非常轻松的学习环境中长大的。那时候，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太好了，还会被别人说三道四。所以，读小学、中学的我，从来不把考试当回事。刷刷地一口气写下去，写完以后就交，从来不磨磨蹭蹭。考试时，老师常常会踱到我身后，有时突然会说，同学们别着急，慢慢做，要细心。于是，我就明白这是说给我听的。赶紧回过头去检查一遍，果然发现了错处。纠正过来，还是一个高分。天地良心，那时候不流行给老师送礼物，我也不是那种学生干部或者是三好学生。我

唯一的优点是，几乎各门课的老师们都认为我很有代表性，所以对我比较关注。如果我出了岔子，那就代表着班上的很多同学一定也会出相同的问题。最真刀真枪的考试是高考，那实在是人生一搏。我这个噩梦估计就是那时候落下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中国到德国，它依然像个忠实的朋友一样不离不弃地追随着我，定期就来拜访我，经常让我午夜惊醒。我有时候也想过是不是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据说，在好的心理医生指导下，能让这样的噩梦变成一个好莱坞大片那样的幸福结局。但是，在噩梦醒来的一瞬间，那份轻松和喜悦感觉，实在是奇妙无比。

一个人，必须在有限的几十分钟里，把面前的一叠纸写完，用以证明自己的质量和能力。这样的做法，或许本身就是一场噩梦。可悲的是，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他们面临的现实。

不让你离开

◇孙道荣

他89岁，她87岁，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64年。四年前，她被诊断出患有阿兹海默老年痴呆症，卧床不起，并且忘记了一切，连他都不认得了。现在，也许快到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死亡在一次次向她招手。而他用老榆树皮一样疙疙瘩瘩的手，无力但坚定地拉着她，不让她离开。

他们是一对阿根廷老夫妇，他们的孙子是一名自由摄影师，用镜头将他们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在互联网上，我看到并认识了他们，被他们的生活震撼、打动。

所有的照片，都是在他们的家中拍的——卧室、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家是唯一的背景。四年来，她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家半步，他为了照顾她，也从没有走出这个家门。

一张照片，是他端着一盘食物走向卧室，他身边衣柜的镜子里倒映出蜷缩在床上的她。她已经瘦弱得不成样子了，脑袋软绵绵地耷拉向一边，但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门的方向。也许对她来说，在他离开她身边，去厨房为她做饭的这段时间是如此漫长，长到她似乎再也等不及。幸好，他颤颤巍巍地出现在了门口，而且手中端着她最喜爱，也是唯一能够咽下去的食物。

另一张照片，是他站在床头喂她吃饭。他一只手端着盘子，另一只手将面包一块一块撕碎，一小片、一小片地喂她，她的嘴角粘着一粒碎屑。她蜷缩着，瘦削的锁骨里满是岁月痕迹。

让我心碎的，是这样一张照片。他站在床头，穿着厚厚的毛衣，佝偻着腰，戴着老花眼镜，正一张张地翻着报纸。我不知道看看报纸是不是他和这个世界剩下的最后的通道，他是想从报纸上，找一些有趣的新闻，然后读给她听吗？不过，很可惜，坐在床前椅子上，裹着厚厚的棉衣的她，双手拢在一起，脑袋耷拉了下来，已经睡着了。阿兹海默老年痴呆症使她特别嗜睡，只要坐下来几分钟，她就会打起盹儿来。他还在埋头翻着报纸，一张，又一张，他总能找到他需要的东西，然后，将她轻轻唤醒，念给她听。

唯一能够看到室外的照片，是他站在窗前，窗帘拉开一半，窗户前面，是一株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但我看到，绿绿的叶丛中，有几朵盛开的花朵，两朵是红的，还有四五朵是白的。他站在窗前，凝视着那株植物。他在想什么呢？想起当年携妻子出游的场景？或者，他曾经摘下窗外的花朵插在她发丛里？他和他，都已经很久没有走出这个家了，家成了他们最终的一站。

我看到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牵着她的手走出房门。从卧室走向客厅只是几步之遥，不过，对于她来说，那是非常遥远也非常艰难的一段路。没有他的搀扶，别说走到客厅，她连床都下不来。疾病正在侵蚀她的生命，死神已经拽住了她的一只脚。但是，他不同意！他不想让她离开，他不能让她离开，决不！他牵着她的手，无力，但是坚定。

姐姐

◇鹤山区 郭晓东

他此次回家，仍主要是为了姐姐。过了这几日，他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给姐姐。

坐在返程的火车上，他出神地望着窗外。他觉得自己很没用，至今没能闯出个名堂，虽然现在他不过刚满二十。

这一年，又转战了好几个工地，依旧没有大的收获，他已经没有丝毫意外了。他还是很喜欢鼓弄小东西，小时候，家里的小闹钟被他卸得七零八落，那次差点把电视给拆了，为此还被姐姐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想起来还那么亲切。这几年，在外面再也没有人打他了。在一个工地，有个经验丰富的大工让他跟着学技术，他知道人家看中了他爱思考、爱动手的那股劲儿。

他有些困，趴在了面前的小桌子上。身旁挤满了和他一样返乡的大军，被人们称之为“农民工”。

今年碰到了村里的志勇，他也在外面打工。印象中老是挂着鼻涕的他，现在俨然是个大人了。那天，志勇跟他在一个夜摊上喝了两瓶二锅头，回到工地住处聊到了天亮。从志勇口中，他知道家乡还是老样子，倒是拆迁追得很紧，越来越多的人出来打工了。志勇说，他爹已经不怎么喝酒了，前半年经常跟着村子里的人出去打打零工，也无非是拆拆盖盖，就是那回事。

爹给他留下的印象总是那么沉默。这几年他也开始理解爹，爹确实挺不容易的，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许多。

他总是时不时想起中学班主任的话。有段时间他开始逃课，他姐姐又是打又是骂，结果还是架不住他的犟脾气，他甚至跟姐姐红了脸，说：你以前不也是调皮不上学了吗？后来，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训斥了一番。他终于明白，姐姐之前的成绩在全校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又能抱怨谁呢，命运总是弄人，她没有个好的家庭，这足以摧毁她的一切。

班主任说，当他爹说他供不起自己孩子上学时，分明眼里满是泪水。从那时起，爹每年都出去打工，家里就剩下姐姐和他。

他现在终于明白姐姐为什么有时候会突然生气，为什么会莫名流泪了。虽然她洗的衣服不是很干净，做的饭不怎么好吃，但是，现在他觉得那是最美的享受了，甚至比年底发工资都要美……

他不想再想了。

几天后，他又回到了南方。过年时，他给爹捎回来两瓶黄酒，两包精品“南京”，他知道，这够爹一段时间享受了。

他当然又去看姐姐了，荒地上姐姐的“房子”很平整，有新放的纸钱。

向一枚黄叶致敬

◇五矿 苏英

五月的一天
我路过一棵树
树上还有一枚黄叶不曾飘落
那是枯萎以后的颜色

暮春了
拥挤的叶子已经在枝头
碧绿成漫天的诗意
那是生命的颜色

从一粒种子到春华秋实
就这样
季节被分割成
一段喜悦
一段惆怅

那片枯黄的叶子
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雨雪
只有它自己知道
从生到死
生命的轮回
被我们彻底原谅
可它依然恋着枝头
不肯离去
或许还有树的挽留

春天呵
我其实应该
向每一个蓬勃的生命
向鸟鸣，向花朵
向奔跑的或静止的生命致敬
但此刻
我更愿意
向枝头的那片经年的黄叶
表达我无法言说的敬意

心事无涯

◇新区 王世英

浮生梦里
日月自顾赶早晚
放下梦残执著鬓斑
丝长因藕断
风雨中谁在轻轻叹

世事浮云
笔难尽意情难堪
瞬间千年虚妄茫然
临渊萌短见
光晕点点迷了谁的眼

爱恨轮回
花悲叶愁一枕倦
几度东风几声归雁
月下柳后懒
谁的心事悄悄变



清风

新区 王秀英 作

王秀英，76岁，善工笔画、水墨画。虽身患高血压、心脏病，但始终没有辍笔，凭着坚韧和执著，让自己的画作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其工笔画《梅》曾被某市博物馆收藏。

印宅

◇新区 李艾叶

在一个地方久居，便生了窒息之感。
我是以“逃”的姿势离开居住的小城。到达凤凰，已是白昼隐遁之时，晴日里积翠堆蓝的群山、接瓦连椽的房屋，都变得一片苍茫。曲折萦回的沱江两岸，飞檐翘角的吊脚楼里也是华灯初上，光与影，灯与火，渐浓于夜的黑幕下，将一座古城渲染成通透的五彩琉璃。

生性喜静，专找生僻的小径，不觉间拐到一条幽静的小巷。两旁的商店应景似的全是古玩铺，旧籍、瓷器、玩意儿，颇有年代的“盆盆罐罐”、“破铜烂铁”作秀似地摆放在多宝橱子里，或散落在一张张小桌上、地摊前，倒也显现些历史的味道来。石巷、老宅和旧物，让我产生错觉，仿佛穿越时空，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大红的灯笼高高悬挂，暖昧的颜色在黑夜里格外招摇，透着诱惑。

在僻静的小巷深处，不期然地，我闯入一个叫“印宅”的地方。宅院被高大的马头墙围起来，门楣上悬挂一方黑匾，阴刻烫金大字——“印宅”，遒劲有力，古朴清幽，端庄素雅，即便历经百年风雨，岁月摩擦下逐渐褪色的斑驳痕迹里依稀可见昔日繁华。

我被音乐牵牵来到它的门前。一把吉他、一个手鼓溢出田园之音，静、闲、纯、美。我可能已经落伍，对喧嚣的、嘈杂的电子配乐不懂得欣赏，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简单。

手指在吉他弦上拨动，干净的声音像雨后的阳光，有着金属一样的质地，闪着清冽的光芒；柔情处，如山泉汨汨溢出娇憨温柔，轻者窃窃，重者激越，时而像一湾沉静绿水，时如山涧激越；有时像空谷幽兰般清新脱俗，有时又如山村野夫豪放不羁；时而引人深思，时而让人遍身舒畅。

木吉它声音的表现力让我惊叹，清越、古朴、圆浑、极富穿透力。印宅里传来歌者的低吟浅唱，低缓、深沉，略带嘶哑的嗓音有着磁性的魅力。剪影似的昏黑的屋内一如窗外的夜色，一束微黄的光柱圈住歌者，他就在那里，自顾自地拨弄琴弦，淡淡地唱，淡淡地撩起垂下的额发。

我立在门外，在夏末乱糟糟的热空气里，让心灵从此岸摆渡到彼岸。